政　治

2008—2020 年俄罗斯地方政治态势演变及其影响

赖海榕　张小瑛

【内容提要】2020 年 1 月，普京宣布政治改革初步方案，俄罗斯政治将在联邦层面发生巨大变化。同年 9 月 13 日，在俄罗斯地方选举中“统俄党”大获全胜。普京的一系列政治操作——政府重组、宪法修正似乎已初见成效。实际上，俄罗斯政治在地方层面上已经发生许多变化。通过使用 python 语言自编程序从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官方网站抓取相关数据，本文研究了从 2008 年至 2020 年的情况，发现普京及“统俄党”在地方政治中的支持度明显不如在联邦中央，自 2018 年以来其他党派赢得一些地方选举的趋势仍在延续甚至加强，但“统俄党”在地方的表现未直接影响到联邦层级。从政治、经济、民生角度解读俄罗斯地方与中央政治态势的显著差异十分重要。未来俄罗斯存在普京续任总统或“统俄党”顺利推出新人执行类似普京政策的可能，但也不能排除“统俄党”落选反对派上台的可能性。俄罗斯政局的下一个重要观察点是 2021 年第八届国家杜马选举。

【关　键　词】俄罗斯地方选举　政治态势
“统一俄罗斯”党

【中图分类号】D73/77.512.64　【文献标识码】A

【文 章 编 号】2095-1094（2021）01-0043-0018

【作者简介】赖海榕，福建技术师范学院教授；张小瑛，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2020 年 9 月 13 日，历时 3 天的俄罗斯地方选举结束。本次地方选举覆盖全俄 83 个联邦主体，共有不同层次大大小小的选举 9 000 多场。观察家们普遍认为，本次选举对 2021 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因而受到广泛关注[①]。从选举结果上看，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以下简称“统俄党”）大获全胜，普京和“统俄党”似乎已牢牢控制住了总体局面，普京的一系列政治操作初见成效。这不得不提到本年度俄罗斯的另外两件大事：年初政府重组和宪法修正。2020 年 1 月 15 日，在普京发表国情咨文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宣布政府全体请辞。随后，普京批准辞职请求，并提名时任联邦税务局局长米哈伊尔•米舒斯京担任新一届政府总理，俄罗斯政坛重大变化引发外界关注[②]。同年 7 月 2 日，俄罗斯宪法修正案正式通过[③]，总统任期清零。众多专业人士指出，普京的这拨操作是在为 2024 年之后继续掌权做准备。目前对俄罗斯政治的分析大多集中在联邦中央层级，实际上，俄国政治在多方面已经显示出变化，在地方层面有显著的体现，随时有可能影响到中央。

一、政权党“统俄党”在地方政治中的支持度明显不如在联邦中央

（一）“统俄党”在地方选举中的胜选率降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俄罗斯地方选举在制度流程和社会实践上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变革，地方选举的过程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政治生活的面貌。在每年的“统一选举日”，多地区、多级别、多类别的地方选举同时举行。分析地方选举是认识俄罗斯政治动态的重要途径。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官方网站公布了历年中央和地方各类选举数据，近期数据的丰富性优于远期数据，我们使用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 python 自编程序从该网站抓取相关数据开展研究[④]。本文将研究的主要时间维度设定为最近 10 年，因为普京的第一个 10 年是政权党和他个人的统治高度稳定的时期，而最近 10 年多方面的事件表明这种稳定性在发生变化，有时甚至是比较剧烈的变化，因此值得深入研究和分析。也是在这个

① 赖海榕、张小瑛：《俄罗斯地方政治生态演变及新趋势》，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 年 11 月 2 日。

② 《七问俄罗斯政坛重大调整 政府集体辞职究竟有何考量？》，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oVFF

③ 《俄罗斯宪法修正案通过，普京或将连任到 2036 年》，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1091821500013193&wfr=spider&for=pc

④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王孟老师编程并抓取和整理数据。

时期，俄罗斯一些类别的地方选举在普京的第一个 10 年被取消或压制后得到了恢复[①]。通过抓取到的数据我们发现，虽然“统俄党”在联邦中央占绝对主导地位，但在地方选举中，其表现明显不如在中央层级。

通过对比“统俄党”在 2007—2016 年国家杜马选举与地区选举中的表现（图 1）可见，2007 年“统俄党”在杜马选举中以 64.3% 的得票率遥遥领先，同年在地方层面仅赢得 10% 的选举，两者相差约 50 个百分点；此后“统俄党”在地方政治中支持率逐渐增加，在 2011 年第六届杜马选举当年的地方选举中胜选率达到 57%，2016 年第七届杜马选举当年的地方选举中“统俄党”的胜选率为 58%，比中央的低 18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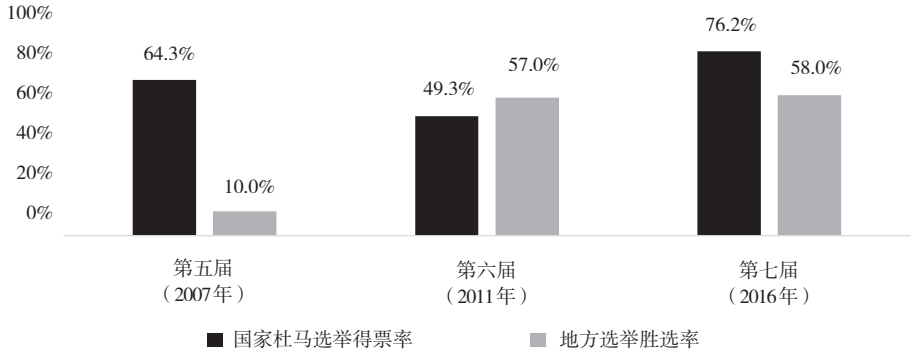


图 1　2007—2016 年“统俄党”得票率对比图

（国家杜马选举[②]、地方选举[③]）

从图 2 中可见，近年来普京本人的支持率走向与“统俄党”的支持率起伏基本保持一致。普京就任总统以来，支持率长期居高不下，2014 年收复克里米亚，普京民意调查支持率更是飙升至 74%。但是，2015 年以后，普京和“统俄党”的支持率开始不断下降，尤其在 2018 年 9 月的地方选举中降至新低，9 月底普京本人的支持率已降至 45%，“统俄党”民意调查中支持率更是创下历史新低。普京和“统俄党”支持率的下降在联邦层级的选举中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在地方选举中则表现明显。

① 官晓萌：《俄罗斯地区选举与地区政治新发展——兼论 2018 年地区选举》，载《俄罗斯研究》2019 年第 2 期。

② 程海烨：《“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的政治参与研究（2001—2016）》，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7 年硕士论文。

③ 通过使用 python 语言自编程序从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官方网站抓取相关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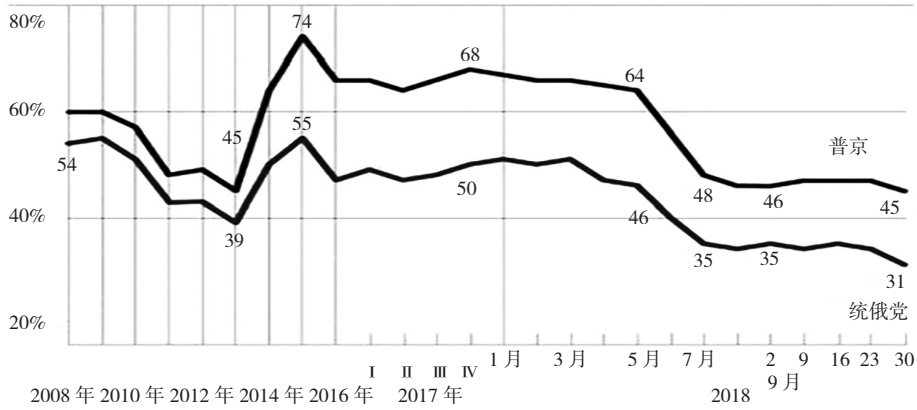


图 2　普京及“统俄党”民意调查支持率走向图（2008 年至 2018 年 9 月）[①]

（二）2018 年“统俄党”在地方选举中显著受挫

2018 年，普京和“统俄党”的政治行情高开低走。3 月，普京在总统大选中获得了 76.69% 的高得票率，9 月份地方选举后普京以罕见的低于 35% 的信任指数收官[②]。在 2018 年下半年的地方选举中，“统俄党”遭到重创。其在国家杜马单席位选区的补选、联邦主体议会选举以及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直选这三大具有指标性意义的选举中全面受挫。在国家杜马议员补选中，“统俄党”在国家杜马中减少 1 席，俄共增加 1 席；在地方议会选举中，“统俄党”在 7 个联邦主体选举中都有失利，在伊尔库茨克州甚至失去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在联邦主体行政长官选举中，“统俄党”首次出现在一次地方选举中就丢失 4 个地方领导人席位的局面，上次失利是在 2015 年，但只丢掉了 1 个州，此次为政权党 2007 年以来最大的选举失利[③]。

2018 年地方选举作为总统大选后的第一次集中选举，从选举覆盖的地区来看包括各大中城市、多个边疆区和共和国，合计 26 个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选举、16 个联邦主体的立法机构选举[④]。2018 年 9 月 9 日地方选举结果一公布，立即引

① 官晓萌：《俄罗斯地区选举与地区政治新发展——兼论 2018 年地区选举》，载《俄罗斯研究》2019 年第 2 期。
② 《俄罗斯黄皮书：俄罗斯发展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9 页。
③ 同上，第 27 页。
④ 2018 年俄罗斯地区选举于 9 月 9 日统一选举日举行，包括：26 个联邦主体行政长官选举（其中 22 个联邦主体采取直选形式，4 个联邦主体采取议会投票形式），16 个联邦主体立法机构选举，一些联邦主体首都立法机关或行政长官（市长）的选举。

发社会关注。哈卡斯共和国在第二轮选举中出现候选人退选的罕见现象。滨海边疆区的选举同样费尽周折，出现往年很少有的候选人之间互相攻击的现象。

选举前，大批在任州长提前卸任，普京及“统俄党”重新任命大量的代理州长，实际上当局已经判断该党现任州长们的民意支持率很低，不换人就会败选；即使在换上新人的情况，在选举中仍然丢掉 4 个州长席位。2018 年的选举失利自然还不会改变“统俄党”在地方政治中压倒性的优势，但是这种压倒性优势出现了动摇的迹象，俄罗斯政治在地方层面已经暗潮涌动。

（三）2019 年：反对派势力在地方政治中继续成长

就普京和他的团队来说，“统俄党”作为政权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普京倡导执行的“可控民主”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①]。莫斯科 2019 年的选举受到密切关注，诸多反对派候选人被排除在外，引发了近 10 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选举结束后，反对党在莫斯科市议会全部 45 个席位[②]中占据 20 席，上届的席位是个位数。反对势力在地方政治中继续成长。

为了防止 2018 年“统俄党”丢失 4 个州长席位的情形再次重演，执政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统俄党”继续更换一批州长，在要换届而现任州长不受选民欢迎的地方，任命一批新人。其次，为了保证“统俄党”“理想”的候选人顺利当选，州长竞选受到诸多限制，“市政过滤器”在这里起着关键作用：根据选举法，州长一职的候选人必须首先获得地方议会和市政当局的支持。为此，他们必须收集相当数量的签名，要达到地方议员和市政负责人总数的 5%—10%，这些条件无疑有利于“统俄党”候选人。在政府行政资源的帮助下，他们可以在短短几天内收集到一定数量的签名，“市政过滤器”进而有效阻止“不受欢迎”的候选人入选。这些措施取得了符合“统俄党”预期的效果，在 2019 年的州长选举前，许多观察家预计“统俄党”会像前一年一样丢失一些席位，但结果没有发生，“统俄党”止住了州长选举中的跌势。

但是，“统俄党”的政治精英很清楚一些地方选民对“统俄党”的不欢迎态度，其重要表现是 2019 年地方选举中大量“统俄党”候选人不愿挂“统俄党”旗帜，而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如州长选举中独立候选人 51 人，其中 6 人实际上代表

① Russia's Party System Is Falling Apart.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9/09/16/russias-party-system-is-falling-apart-a67298

② Russia's Ruling Party Loses a Third of Moscow Election Races After Protests.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9/09/09/russias-ruling-party-loses-a-third-of-moscow-election-races-after-protests-a67192

“统俄党”，该现象在俄选举中从未出现过。在州议会和更下层的行政首长选举中，候选人面对俄民众日益高涨的抗议情绪，更是试图与所谓“政权党”保持距离。这导致在地区议会选举中自我提名的独立候选人的比例增加了 2 倍以上。以“统俄党”候选人身份参选的比例下降幅度最大，从 18.65% 降至 13.5%，几乎减少了 1/3。此外，与 2018 年相比，成功注册的自提名候选人所占比例增长了 2.5 倍[①]。

在圣彼得堡，选举后的 2 周内出现了投票舞弊的传闻，而在布里亚特共和国，选举结果导致了街头抗议活动。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统俄党”在 5 年内失去了 44% 的选票，而最终跌落到第三大党的位置，仅获得了州议会 36 个席位中的 2 个。“统俄党”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和阿尔泰等地区仍占优势地位，但是得票率下降了 14%—15%。这种下降几乎遍布全国，过去“统俄党”的胜选都是大比数击败对手，在 2019 年的地方选举中，“统俄党”对反对党的胜选差距大幅变小[②]。

在 2020 年地方选举中，“统俄党”取得了巨大胜利，但是 2018 年以来其他党派赢得一些选举的趋势仍在延续甚至加强，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国家杜马 4 个席位的补选中“统俄党”丢了 1 席，斯摩棱斯克州州长由自由民主党候选人当选以及“统俄党”丢掉了新西伯利亚州杜马和市杜马的多数席位。新西伯利亚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后的俄罗斯第三大城市，市杜马有 50 个议席，“统俄党”失去多数，同时纳瓦尔尼阵营拿到 5 个席位。托木斯克市杜马 37 个席位，“统俄党”在 9 月 13 日的选举中只赢得 12 个席位，不到三分之一，同时纳瓦尔尼阵营取得 2 个席位。另外，5 个自我提名候选人当选州长或共和国总统对“统俄党”来说是带有苦味的胜利，可以说胜利是因为这 5 个候选人都是“统俄党”支持的，是与“统俄党”结盟的，而这 5 个人都不敢挂“统俄党”的旗帜，这间接说明“统俄党”承认了自己在这 5 个州和共和国声望低落的现实。在科斯特罗马州杜马选举中，“统俄党”得票率为 28.8%，是 5 年前的上一届选举的得票率的一半；在科米共和国杜马选举中，“统俄党”得票率 32%；在新西伯利亚州的议会选举中，“统俄党”得票率 37.8%，都比上一届选举中的得票率显著下降[③]。

① No voice, no choice. https://www.ridl.io/en/no-voice-no-choice/?fbclid=IwAR0vGfm5P9ILsghKlcHbXGIL6bqI8gh4qJzxEifJnGoYWOZ1t0Itb1JN1vk

② Ibid.

③ The Meaning of Victory in Russia's Sept. 13 Elections.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20/09/14/the-meaning-of-victory-in-russias-sept-13-elections-a71432

二、“统俄党”在地方的表现未影响到联邦层级的表现

虽然“统俄党”在地方政治中表现不佳，在个别地方甚至失去了主导地位，但总体仍未影响到联邦层级。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数据，普京参与的总统大选成绩分别是：2000 年获得约 3 974 万张选票，得票率 52.94%；2004 年获得约 4 956 万张选票，得票率 71.31%；2012 年获得约 4 560 万张选票，得票率 63.60%；2018 年普京在第四次总统竞选中得票率为 76.69%[①]。

普京的高支持率与背后“统俄党”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随着普京的上台，该党进入快速发展期，通过发挥其在杜马选举中的影响力，在壮大自己的同时也为普京的从政之路保驾护航，更是一跃成为俄罗斯第一大党。表 1 可见，“统俄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得票率以绝对优势遥遥领先。

表 1　第五届至第七届俄罗斯杜马选举结果 [②]

党派	第五届（2007 年）		第六届（2011 年）		第七届（2016 年）	
	席位	得票率 /%	席位	得票率 /%	席位	得票率 /%
“统一俄罗斯”党	315	64. 3	238	49. 3	342	76. 2
俄罗斯共产党	57	11.57	92	19. 20	42	9. 3
俄自由民主党	40	8. 14	64	13. 18	39	8. 7
公正俄罗斯党	48	7. 74	56	11 .66	23	5. 1
“祖国”竞选联盟	—	—	—	—	—	—
祖国党	—	—	—	—	1	0. 2
公民纲领党	—	—	—	—	1	0. 2
独立候选人	—	—	—	—	1	0. 2

资料来源：http://gd2003.cikrf.ru/

从杜马选举情况来看，“统俄党”一直是杜马的第一大党，目前还没有哪个政党能动摇其第一大党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六届杜马选举中，“统俄党”的得票率为 49. 3%，与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相比，得票率明显降低，而其他政党的得票率与上届相比均有所上升。同年，在杜马选举后体制外政治反对派发动了

① 《普京赢得俄总统大选 得票率创新高》，载人民网国际频道 2018 年 3 月 19 日，http://world. people. com. cn/n1/2018/0319/c1002-29876125. html

② 程海烨：《“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的政治参与研究（2001—2016）》，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7 年硕士论文。

多次声势浩大的街头抗议活动，是俄罗斯解体以后到当时为止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抗议运动，影响了俄罗斯的政治气候。

“统俄党”在各级立法机构中占据绝对优势。在国家杜马中，“统俄党”申请和审核通过的立法草案数量远多于其他杜马党团。从表 2 可见，2018 年“统俄党”在国家杜马中共提出 5 287 项法案，最后由总统签署的正式法案达 1 338 项，而其他党派最多仅为 54 项。“统俄党”在杜马立法中的“垄断性”地位，保证了普京可以在国家杜马中畅通无阻地贯彻自己的意志。

表 2　2018 年“统俄党”党团在国家杜马中的立法表现　（单位：项）

党团	提出法案	接受审查	被召回，返回，取消，否决	总统签署
“统俄党”	5 287	3 639	310	1 338
公俄党	666	514	111	41
俄共	970	471	480	19
自民党	425	309	62	54

资料来源：Итоги 2018:Законотворческая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депутатских фракц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http://cipkr.ru/2019/01/09/itogi-2018-zakonotvorcheskaya-konkurentsiya-deputatskih-fraktsij-gosudarstvennoj-dumy/

三、俄罗斯地方与中央政治态势存在显著差异的解释

根据前文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地方与中央的政治态势存在显著差异，政权党“统俄党”在中央长期稳定地占绝对优势地位，而在地方各级，虽然“统俄党”仍然占优势地位，但是这种优势地位在过去 10 年呈现出逐渐减弱的态势，在个别联邦主体，“统俄党”甚至失去了行政和立法的主导权或者处在失去的边缘。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这种差异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笔者以为，这种差异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央政治与地方政治处理的问题存在一定的差别。中央处理主权、国防、外交、民族、宗教、经济发展等高政治（high politics）议题；地方政治处理吃、穿、住、行、就业、教育、医疗、治安等低政治（low politics）议题。当然这种区分不是割裂的，许多事务是中央与地方共担，中央和地方互相影响，中央的政策会决定或影响地方的作为，政策制定需要考虑

地方的要求。但是毋庸讳言，中央和地方处理的问题是有巨大差异的，在联邦制国家，这种差别更大。因此，一个对“统俄党”在地方政治中表现很不满意的选民，对“统俄党”在联邦中央政治中的表现表示支持，这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统俄党”的主要作为，以便理解“统俄党”在各级选举中所受到的支持或反对。

（一）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叶利钦执政 8 年多，给俄罗斯留下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民族分离主义、地方势力自行其是现象极为普遍。1990 年，俄罗斯发表主权宣言以后，卡累利阿、萨哈（雅库特）、科米、巴什基尔、图瓦、卡尔梅克和楚瓦什等民族共和国接连发表主权宣言，明确表示有权退出联邦。印古什共和国、达吉斯坦共和国内部也面临多种分离情势。其中，分离倾向最强的是鞑靼自治共和国和车臣共和国。在俄罗斯，车臣问题一直是影响社会和平安定的主要因素之一。自苏联解体以来，车臣恐怖主义分子愈发猖狂，实施多起性质恶劣的人质事件，车臣叛乱武装甚至在俄罗斯境内各城市公共交通工具上安置炸弹，造成多人伤亡，俄罗斯境内几乎所有恐怖活动都与车臣恐怖主义分子相关。

为解决上述问题，普京主要从两方面着手。首先，在维护俄罗斯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上，坚决打击民族分裂主义。采取严格的预防和镇压措施应对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团伙犯罪。其次，在维护中央行政权力上，建立垂直的国家权力体系。叶利钦执政时期，在政治上，地方官员自行其是，俄罗斯中央层级和地方行政体系脱节严重。普京就任总统后，颁布新法律，改组议会上院，并将全国划分为 7 个联邦区，派驻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普京自执政以来在打击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很受人民欢迎[①]。

（二）扩张领土和提升国际影响力

首先，合并克里米亚，扩张了领土。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克里米亚历史上属于俄罗斯，克里米亚的居民也以俄罗斯族为主，俄罗斯黑海舰队驻扎在克里米亚，因此，2014 年合并克里米亚被俄罗斯人认为是收回本属于俄罗斯的领土，极大激发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且在此过程中没有流血。普京在当年度 5 月份的支持率提高到 83%。

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在克里米亚并入前后对普京进行了民意调

① 庞大鹏：《俄罗斯政治进入新时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10 期。

查。数据显示，普京在 2014 年 1 月的支持率为 65%，这是他通常的民众支持水平。2014 年 2 月乌克兰危机爆发，普京无视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的强烈反对和军事威胁，提议保护克里米亚俄罗斯同胞的权利并赢得俄罗斯人民的支持[①]。2 月份普京支持率迅速上升至 69%。3 月 16 日举行全民公投后，普京无惧西方国家威胁，签署有关条约和法案，3 月份的支持率迅速上升到 80%。

其次，出兵叙利亚，提升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借助叙利亚战争，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东乃至地中海、非洲乃至印度洋的地缘政治格局，从根本上扭转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下降趋势。2014 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加上叙利亚反对派力量的双重压力，巴沙尔政权损兵失地，处境艰难。2015 年 7 月，叙利亚政府正式请求俄罗斯派遣部队提供军事帮助[②]。2015 年 9 月 30 日，俄罗斯正式派遣部队，直接对叙利亚战争进行军事干预。俄罗斯此举扭转了叙利亚战争的局面，改变了力量对比，稳定了巴沙尔政权。同时，俄在叙利亚问题上发言权提升，改变了此前由美国主导的局面。

（三）本世纪早期经济迅速发展，但近 10 年停滞

1.2000—2007 年，俄罗斯经济快速增长

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许多人一生的积蓄被一扫而空，大量人口陷入贫困，而金融寡头却能垄断经济、控制政府、为所欲为，二者形成尖锐对比。从 1997 年到 1998 年，俄罗斯连续遭受了三场金融危机，且危机愈演愈烈，导致俄罗斯两届政府的垮台，叶利钦及其党派的声誉严重衰落。

2000 年普京执政时，面对的正是一个经济、政治千疮百孔的俄罗斯。普京第一任期从经济发展上看（见表 3），政绩显著。俄罗斯经济在 2000—2007 年间持续快速增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从宏观经济形势看，俄罗斯国家总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经济增长态势稳定；第二，从人民日常生活看，俄罗斯失业率逐年降低，居民收入大幅提升，生活水准得到极大改善。俄罗斯民众普遍认同普京执政时期的民生政策与取得的成就，这也是普京和“统俄党”高支持率的根源。

① 王高勇：《俄罗斯民族性格视域下的普京高支持率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 年硕士论文。
② 唐志超：《俄罗斯强势重返中东及其战略影响》，载《当代世界》2018 年第 3 期。

表 3　1999—2007 年俄罗斯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变化动态（同比增长）[①]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GDP	名义 GDP（亿卢布）	48 232	73 056	89 436	108 305	132 432	170 481	216 246	268 829	329 886
	实际增长率 /%	6.4	10.0	5.1	4.7	7.3	7.2	6.4	7.4	8.1
工业产值 /%		11.0	11.9	4.9	3.7	7.0	7.3	4.0	3.9	6.3
农业产值 /%		4.1	7.7	7.5	1.7	1.5	1.6	2.4	3.6	3.3
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 /%		–11.9	13.4	10.0	10.9	14.9	9.9	9.3	10.0	—
失业率（按国际劳工组织方法统计）/%		12.2	10.5	9.0	8.0	8.3	8.3	7.8	7.1	6.2
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人口比例 /%		28.3	29.0	27.5	24.6	20.3	17.6	18.4	15.8	—

2000—2005 年，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46%[②]；2001—2006 年，俄罗斯居民的实际工资上涨了 118%，实际收入增加了 88%[③]。2007 年社会失业率减少至 6.2%。2003 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攀升，能源出口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出口对俄罗斯经济增长贡献巨大。从 2000 年开始，俄罗斯联邦预算保持盈余，但其主要收益来源于石油和天然气，这也使得俄罗斯经济易受世界经济和市场的影响，也为后来俄罗斯经济走向低迷埋下伏笔。

2.2008 年以后经济增长放缓、倒退或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 2019 年俄罗斯经济增速调至 1.2%，远低于 2018 年 2.3% 的经济增速，也低于 2017 年 1.6% 的增速，并预计 2020 年俄经济想要实现预估目标几乎无望[④]。

从图 3 可见，2018 年俄罗斯 GDP 仍基本停留在 2008 年的水平。2009 年危机过后，国民经济复苏之路并不平坦。到 2012 年俄罗斯才基本上恢复到了危机之前的水平。随后，在各种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民经济疲态重现，增长动

① 郑羽：《新普京时代（2000—2012）》，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0 页。
② 同上，第 73 页。
③ 同上，第 76 页。
④ 《俄罗斯经济增速回落》，载新华网 2019 年 7 月 24 日，http://finance.eastmoney.com/a/201907241186834915.html

力逐年减弱。2015 年再次出现经济负增长（-2.3%）。从 2017 年起，俄罗斯经济重拾升势，但增长一直缓慢。到了 2019 年，情况变得更加严峻。普京政权将此归咎于西方集团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但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现象的出现还有俄罗斯自身原因：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过度依赖能源出口，缺乏后续发展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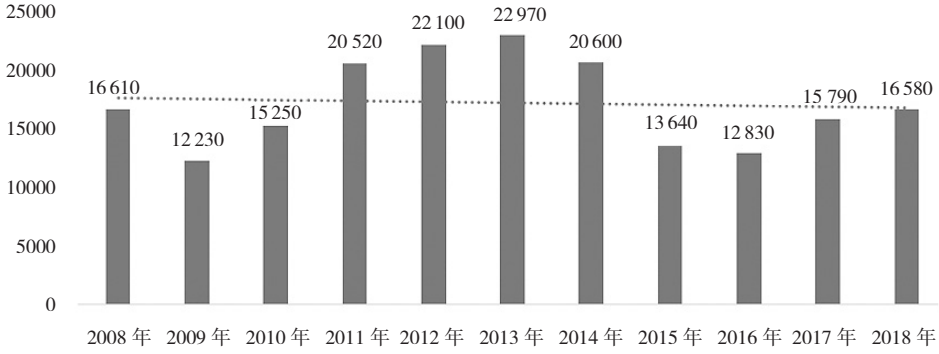


图 3　2008—2018 年俄罗斯联邦 GDP 统计表（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官网，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russian-federation?view=chart

普京在 2018 年 5 月上任后签署的总统令，规划了 2024 年前俄罗斯联邦的战略发展任务和目标。总统令要求确保俄罗斯跻身世界五大经济体，通货膨胀率不高于 4%，保证俄罗斯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依据国际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对俄罗斯 2018—2021 年经济做出的预测，俄罗斯经济增速只能保持在 1.7%—1.8%，难以实现更大的突破。

3. 政治集权，地方人才流动受限，腐败丛生

普京团队的超稳定结构，导致精英的流动性不强，削弱了政治参与的广泛度。实际上，“统俄党”已经显示出缺乏与选民的联系而引起的“基础”不稳问题。俄罗斯的政策主要体现精英集团或政府意志，其决策过程也限于政府部门之间、精英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①]，公民难以参与政治过程，不同阶层之间缺乏基本的联系，严重阻碍了下层选民与上层政党之间的联系。

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俄罗斯政治领域的系统性难题。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

① 程海烨：《“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的政治参与研究（2001—2016）》，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7 年硕士论文。

2016 年国际清廉指数排名，俄罗斯名列第 131 位，排名比 2015 年的第 119 位还下降了 12 位，显示俄社会腐败问题变得更加严重[①]。

俄罗斯经济领域中的腐败现象十分突出，不管何种规模的企业通常都必须贿赂政府管理部门才能生存。小型企业通常向执法部门的官员行贿，中型企业贿赂各管理部门，大型企业则贿赂税务部门官员。可以说，腐败现象伴随着企业从注册到正常运营甚至破产的任何商业活动。同时，海关也是俄罗斯腐败最严重的部门之一。许多海关检查人员、海关部门负责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为有需求的人和物开放“便利之门”。尽管俄罗斯海关系统打击腐败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但该部门的腐败并未得到根本遏制。同时，除经济、政治领域外，教育、就业、住房、医疗保险、退休保障等领域也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②]。普京虽然下了很大力气治理腐败，但是成效不彰，选民很不满意，近年来在全俄罗斯范围内爆发了多次以反腐败为主题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4. 民生问题凸显，对外军事行动付出经济代价

当前俄罗斯社会不平等问题涉及收入不平等、社会保障领域不平等、地域不平等、城乡不平等等多个维度。俄罗斯人的实际收入已连续 6 年下降，高通胀率导致购买力严重下降。对外军事行动在政治上激发了支持政权党和普京的民族主义，但是在经济上也引发了西方的经济制裁，制约了经济发展，并造成军费增长，压缩民生支出。由于财政无法负担退休人口，俄罗斯政府决定从 2019 年开始每两年提高退休年龄一年，以渐进的方式延长退休年龄。女性退休年龄从 55 岁延长至 63 岁，男性退休年龄则从 60 岁延长至 65 岁。这项决策遭到社会的强烈反对，2018 年 9 月份地方选举前 80 多个城市爆发了抗议示威。

从图 4 可见，俄罗斯贫困人口在 2008 年以来长期在 10% 以上，2008—2009 年和 2015—2018 年贫困人口比例达到 13%。展望 2020 年俄罗斯的社会形势，状况仍不容乐观。卢布贬值、收入下降、失业人数增加，同时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趋势进一步加剧，社会问题更加尖锐化。

2018 年总统选举后，俄民众将希望寄托于普京改革，遏止持续的经济危机。但普京政权退休金制度改革方案的出台显然并不符合民意。在政治领域，民众对现政权的信任度正在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说，2014 年以来对外军事行动作为俄罗

① 罗英杰：《俄罗斯是如何反腐的》，载《人民论坛》2017 年第 26 期。
② 刁秀华：《俄罗斯的腐败与反腐败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载《国外社会科学》2014 年第 3 期。



图 4　2008—2018 年俄罗斯贫困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官网，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NAHC?locations=RU&view=chart

斯社会稳定器的效应基本结束，经济危机的持续、生活水准的下降、社会公正的缺失、分配问题等正重新成为俄罗斯社会的核心问题，威胁着俄罗斯政治稳定[①]。

综上所述，普京与“统俄党”在打击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扩张领土和提升国际影响力方面成效显著，加上普京执政前 10 年经济迅速发展，由此获得民众的大力支持。反映在联邦层级的政治上，是普京在总统选举中和“统俄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长期占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对外军事行动也付出了遭受制裁的代价，加剧了由能源价格下跌和结构性改革拖延造成的近 10 年来的经济放缓、停滞甚至倒退，俄罗斯民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反倒出现下降，加上久治不愈的腐败，导致民众开始对普京和“统俄党”心怀不满，虽还没有改变联邦层面的政治态势，但是在地方选举中已经表现出来，造成“统俄党”在近年来的地方选举中多处失利。

四、俄罗斯政治局势演变的几种可能

（一）普京续任总统

俄罗斯修改宪法以便普京能够在 2024 年后继续担任总统一直是普遍预测，但是俄罗斯政界乃至普京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有所反复。2020 年 1 月 15 日，普京向国家杜马提交的新宪法草案依然规定一人不能担任总统超过两届，同时还表示不会继续通过担任总理来控制俄罗斯。普京强调，苏联的教训足够深，勃列

① 庞大鹏：《世界政治中的俄罗斯：互动与传导》，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 年第 1 期。

日涅夫和斯大林掌权终身，并没有为权力过渡创造条件。人们一度据此认为普京将寻求 2024 年在其他职位而非总统的职位上继续发挥影响力。

但是在 3 月份国家杜马就新宪法草案开展辩论，有议员提出新宪法通过后之前总统任期应该清零的提案，获得了议员们压到性多数的支持，而普京本人并没有反对，这就赋予普京在 2024 年继续参与总统选举并当选的可能。

（二）“统俄党”推出新人，执行类似普京的政策

目前离 2024 年还有很长时间，普京和“统俄党”可以从容布局。取得 2021 年第八届国家杜马选举的胜利，推出自己满意的人选，取得 2024 年总统选举胜利，保持政策和政治的连续性，这也是普京和“统俄党”希望出现并为之努力的局面。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提前应对第八届杜马选举和第五次总统大选，“统俄党”大量启用新面孔的干部，并强调注重经济发展能力。调查发现，普京政权在人事任用上倾向于技术型专业人才。在所有代理州长中，约有 34% 的人获得了科学相关学士学位，21% 的人获得了法律学位，10% 的人接受过与安全服务相关的岗位培训，12% 的人获得了经济学或金融学学位[①]。

（三）“统俄党”落选，反对派上台

俄罗斯现有数十个合法政党，“统俄党”声望近年来不断下降，反对派的政治可能性正在增加。苏联解体后的一代人正成长为俄罗斯政治生活的新力量，相比“老派”政治家们，优秀的年轻一代反对派们更受到人们的青睐。

2018 年选举后，“统俄党”在近 10 个联邦主体已不再占据显著优势，反对派势力崭露头角（见表 4）。依据俄罗斯选举法，杜马选举得票率超过 7% 的党派才有资格分配议席，这限制了那些有一定社会支持基础但规模还不太大的政党在中央层面的发展，但他们在地方政治中表现突出，获得大量民众支持，一旦条件成熟，就有可能迅速发展壮大。

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后体制外政治反对派发起了多起声势浩大的街头抗议活动，俄罗斯民众的不满也影响着俄罗斯社会政治形势[②]。特别是近年来俄罗斯反对派在地方选举中取得稳定的三分之一以上席位，且声势看涨。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的某个时点取得突破成为多数，也不是一件可以完全排除可能性的事情。

① All the Tsar's Men: Who Leads Russia's Regions?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9/01/23/all-the-tsars-men-who-leads-russias-regions-a64253

② 邓少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政治反对派研究》，黑龙江大学 2016 年硕士论文。

表 4　“统俄党”未取得俄联邦主体行政首长席位或议会多数席位一览表

	联邦主体行政首长党籍	联邦主体议会多数党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自民党（2018 年第二轮当选）	自民党
伊尔库茨克州	俄共（2015 年第二轮当选）	无多数党
哈卡斯共和国	俄共（2018 年第二轮当选）	无多数党
鄂木斯克州	公正俄罗斯党（2018 年第二轮当选，统俄党支持）	统俄党
弗拉基米尔州	自民党（2018 年第二轮当选）	统俄党
奥廖尔州	俄共（2018 年当选，统俄党支持）	统俄党
斯摩棱斯克州	自民党（2016 年当选）	统俄党
外贝加尔边疆区	统俄党	无多数党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	统俄党	无多数党

资料来源：根据各地区选举委员会及媒体公布数据制作

结论

当前，重要的观察点是 2021 年第八届国家杜马选举，如果“统俄党”得票率和议席保持高位，则说明地方政治的趋势仍然没有影响到中央政治，并可为普京和“统俄党”实现 2024 年以后继续取得胜利和影响力的目标扫清道路。如果 2021 年国家杜马选举“统俄党”得票率和议席显著下降，但仍勉强保持多数，则普京和“统俄党”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或者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持执政和影响力目标的实现。那么，地方政治的趋势能否显著影响到联邦层级，以至于 2021 年杜马选举中“统俄党”跌出多数？目前看，这将是小概率事件。普京和他的执政团队会未雨绸缪，采取必要措施加以预防。

（责任编辑 靳会新 胡巍葳）

Муницип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с 2008 по 2020 гг.: перемены и их влияние

Лай Хайжун, Чжан Сяоин

【Аннотация】В январе 2020 года Путин анонсировал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реформу, в ходе которой произойдут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н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13 сентября того же года партия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одержала уверенную победу на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х выборах. Ряд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операций Путина, таких как,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несение поправок в Конституцию, похоже, уже дали перв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Фактическ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произошло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число изменений.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с помощью программного обеспечения python были извлечены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данные с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сайт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комиссии РФ, автор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и, изучив ситуацию за период с 2008 по 2020 гг., обнаружил, что электоральная поддержка Путина и партии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на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уступает поддержке н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Начавшаяся с 2018 года тенденция итогов некоторых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х выборов – победа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х партий, сегодня не только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но и усиливается, однако показатели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 в регионах не оказали прямого влияния на е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н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В будущем вероятен сценарий, при котором Путин и дальше будет пребывать в должност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или партия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успешно выдвинет нов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ый будет проводить политику, схожую с путинской. Однако нельзя исключать и вероятность того, что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проиграет выборы и к власти придет оппозиция. Следующим важны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событием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России, требующим внимания и наблюдения, станут выборы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VIII созыва в 2021 г.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муниципальные выборы в РФ;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партия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Evolution of Russia's Local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Its Influence from 2008 to 2020

Lai Hairong，Zhang Xiaoying

Abstract: In January 2020, Putin announced a preliminary plan for political reform. Significant changes will take place in Russian politics at the federal level. On September 13 of the same year, the "United Russia" won the local elections, which means Putin's political operations, including government reshuffle and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seem to have achieved initial results. In fact, many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Russian politics at the local level.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Russian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situation of Russia's local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found that Putin and the "United Russia" enjoy less pubic support at the local level. The trend that other parties could win some local elections since 2018 has continued or even strengthened, bu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United Russia" in the local elections has not directly affected the federal level. Hence, how to interpret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Russia's local and central political sit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s very significant. In the future, it is possible that Putin will continue to serve as president or the "United Russia" may introduce a new person that continues to implement Putin's policies. But the possibility that a new party will come into power cannot be ruled out. For Russia's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next important observation point is the State Duma election in 2021.

Keywords: Russian local elections; political situation; "United Russia"